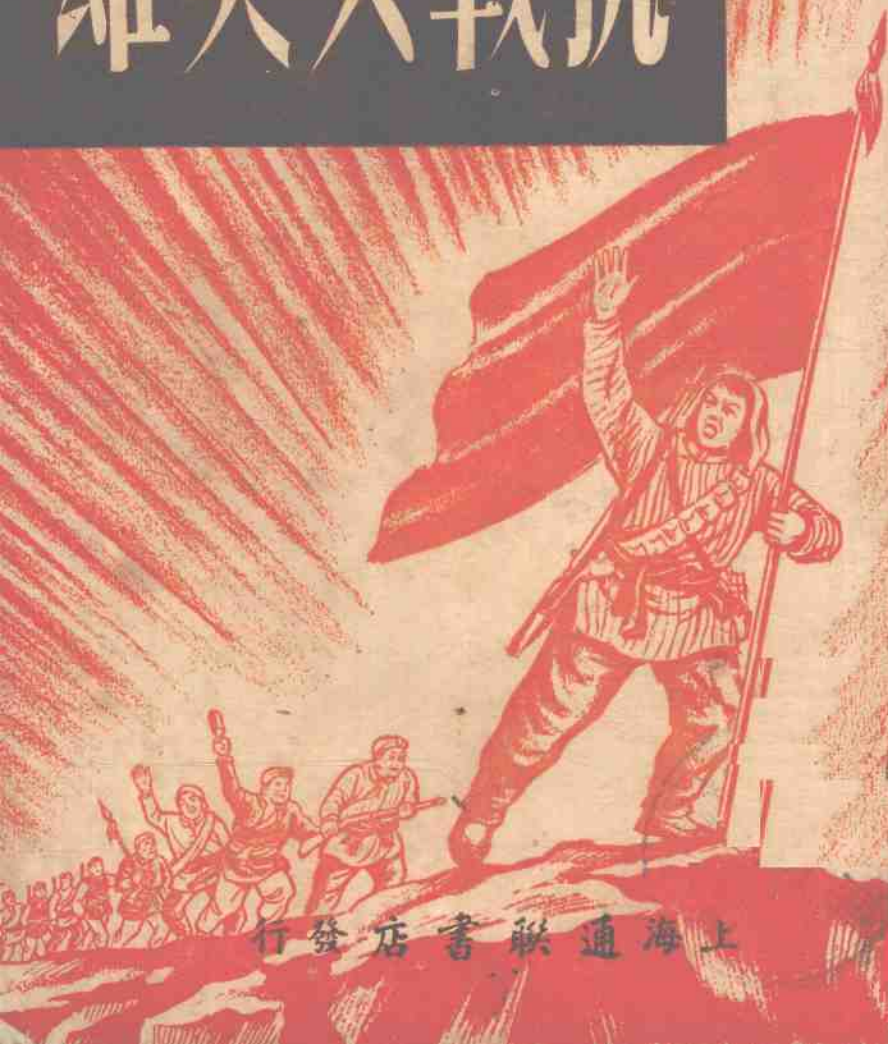


抗戰女英雄



上海通聯書店發行

抗戰女英雄

著者：莊 潮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百新圖書公司
聯誼書店出版

通聯書店發行

抗戰女英雄

定價：民幣四角二分
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著者 汪

印刷者 錦章書局

上海太倉路二二三號

發行者 通聯書店

上海山東路三六弄一二號

元昌·百新·吼聲
育才·新文化·錦章

聯合出版

辦事處：上海河南路二七九號

• 版權所有 • 請勿翻印 •

目 錄

一	遊擊隊·····	一
二	血海冤仇·····	八
三	壯烈的犧牲者·····	一四
四	日本投降了·····	二一
五	捉漢奸·····	二八
六	一次現實的教訓·····	三五
七	殲滅戰·····	四二
八	戰犯們冒險的行爲·····	四八
九	生死的鬥爭·····	五七
一〇	地下進軍·····	六五
一一	大勝利·····	七三

一 遊擊隊

青紗帳一起，出沒在子家鎮周圍一帶的遊擊隊，顯得比往日更活躍。

近來鬼子老被人家拖進高粱地裏，爛泥塞住嘴巴，挖個坑兒活埋了；有的被栽荷花沉到河心，背上綁着大石塊，繩子不爛就浮不上來。鬼子這樣一次次發生了失蹤的事件，都嚇得發抖！

這時，偽鎮長陸禹卿也是心驚肉跳，怕遊擊隊鬧進鎮來，天天派漢奸腿子四面出去催征伕子，替鬼子挖壕溝、築碉樓。

老鄉們在鬼子的刺刀和皮鞭下，被迫動工，半個月來，日夜不息。誰要是歇手喘口氣兒，一頓鞭子連皮帶肉給抽了下來。老鄉們有苦無處訴，祇有嚥着眼淚，記住仇恨！完了工，四面還佈着鐵絲網，進進出出的路口全被封鎖住了。如此，鬼子才彷彿有了安全的感覺。這時，已是熱天，白天碉樓裏面熱得像蒸籠，可是鬼子却抱着槍睡大覺；醒來就咕嚕嚕地喝酒。一切警戒勤務全交給偽軍。

太陽一下山，鬼子又顯得不安了，風吹草動就駭怕！陸禹卿向鬼子獻計，把狼狗關了鎖，放進周圍的高粱地裏去，教狼狗去擾亂潛伏的遊擊隊；那裏狗叫就往那裏打槍，稀稀密密的槍聲，一直要鬧到次日天亮。

其實擾亂鬼子的就是那麼幾個人，白天抗着鋤頭下地；晚上從草堆裏摸出武器打冷

槍，鬧得鬼子和漢奸日夜不安。他們按月還給鬼子送柴火，繳糧食，在鬼子營房進進出出，捉摸情況。有了情況，就往離鎮四十里路的集賢村送；那邊是遊擊隊的根據地；女隊長田淑英是敵區的一盞明燈，提起她誰都伸起大拇指。

田淑英祇二十多歲，瘦圓臉兒，黑皮膚，一口整齊明燦燦的白牙，兩眼有威光。七年前，她跟丈夫翁小龍參加了共產黨。小龍幹的是八路；她幹的是領導打遊擊。

剛成立遊擊小組的時候，祇有十來個人，兩桿爛槍，其餘使的是土槍大刀。幾年來經過無數次堅決艱苦的鬥爭，纔到鬼子不少好槍；隊伍才慢慢具備條件，實力慢慢擴展起來。鬼子聽到『田淑英』三個字，又恨又怕，說：『遊擊的隊長的，大大的厲害！』鬼子隊長叫長松太郎，膀上留着一撮小鬍子；人家叫他『小鬍子狗隊長。』這條伙好狡猾，可是對於神出鬼沒的遊擊隊，也感到束手無策。

這年夏天，小鬍子隊長進了一次城，得到司令部的命令，決定向集賢村進行掃蕩。回到鎮上，就把偽軍連長喊了來；偽軍連長叫魯奎，長着滿臉大麻子。小鬍子隊長跟他咕嚕嚕地說：『把你的一個排留守，多的統統帶了走！進山，進山打遊擊隊！』魯麻子心口嘆通一跳，『遊擊隊』三個字嚇得他紅麻子變成白麻子。

臨走，魯麻子一連應了幾個『是』，皮絨喉嚨一聲，敬了個禮，服從的樣兒是夠瞧的了。第二天，魯麻子派出搜索兵，打着太陽旗在頭裏領路；小鬍子隊長挎着倭刀，騎在馬上神氣活現，趕着三四十個鬼子兵出發。

一路進去，箭連嶺，山套山，鬼子們的大皮鞋一跌一滑，累得滿頭大汗；天氣又很熱，一個個眼珠都泛了紅。小鬍子隊長騎在馬上，嫌頭裏走得慢，嘖嘖咕咕的發脾氣，鞭子舞得呼呼響，馬給打得直跳。

魯麻子走在前面，肚裏老嘖咕：「他媽的，走這號雞巴路！」小鬍子趕上，催着快走，魯麻子硬着頭皮頂口說：「隊長，當心地雷！遊擊隊幹的花樣，老天爺也算不定！」小鬍子隊長吶着一口黃板牙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「走的，走的，皇軍的大大的不怕！」魯麻子擦着汗，上山下嶺，心裏別別跳，就怕林裏冷不防的擦出手榴彈來。

趕到集賢村的村口，太陽正照着頭頂。魯麻子懷着鬼胎，不曉得村子裏埋伏了多少人；靈機一動，教偽軍向村裏砰砰磅磅打了兩排槍，試探試探裏面的動靜，可是什麼反應也沒有。魯麻子心想：「咱們大夥兒來，他們該跑光了吧！」想在小鬍子跟前顯顯胆量，嘩啦一聲喊，領頭打着槍衝進村子。

小鬍子隊長領着鬼子兵，挨家挨戶搜了一陣，什麼也沒見，竟是一座斷人絕煙的空村子。鬼子兵端着刺刀哇哇叫：「跑了的，都跑了的。」小鬍子隊長又叫魯麻子領路搜山；偽軍過去吃過遊擊隊的苦，因此往山裏轉不到一個圈子，都抖得走不動了。

回到村上，星星已經隱隱出現。

小鬍子隊長白跑了一整天，氣得暴跳如雷，指手劃腳地教鬼子們放火；鬼子們餓得肚子咕咕直叫，搜不到一些吃的東西，也惱得攢眉鼓眼，幾把火把村子燒得烈烈沖天。

小鬍子隊長吡着牙望着火光嘿嘿笑，叫着：「統統的燒！統統的燒！」魯麻子見天色黑下來，心裏直跳，過來向鬼子隊長兩腿一併，哭着臉說：「隊長，這裏是遊擊隊的老窩，快溜吧！不溜可不行呀！」小鬍子隊長給他這麼一提，也顯得慌張了，呼嚕嚕一聲，立刻把隊伍拖出村子。

這時，新月上升了，撒下幽幽的青光。鬼子這下自己擔任頭裏的警戒；偽軍稀稀拉拉地拖在後面。他們走上一座大嶺，又飢又渴；聽得林內有淙淙的水聲，可又不敢闖林子。一步一步拖個個垂頭喪氣。

幽微的月色射進山嶺兩邊的叢林，夜鷹傳出噓利利的叫聲，周圍陰森森的顯得非常可怖！

突然從林內發出啪啪幾聲槍響；好幾條黑影從樹上跳下，在小鬍子隊長眼前一幌，一下子跑得都不見了。小鬍子隊長拍馬就尋，向四面亂打了一陣槍，什麼反應也沒有，夜色依然是沉靜的。

頭裏的鬼子聽得槍響，嘖嘖呱呱的亂了；忽然踏着了地雷，「轟隆」一聲，火光冲天而起，幾個鬼子給炸飛了。接着從四面林裏發出密集的槍聲，打得鬼子和偽軍滾着爬着，慌慌張張地瞎打着槍抵抗。有些偽軍早丟了槍彈，喊張三呼李四的掉轉頭溜跑了。

小鬍子隊長跳下馬，嘴裏嚙着咕嚕地吆喝，忽然一顆子彈就像長眼似的尋着他飛來，打得他連忙爬下。這時鬼子已發現了林內的幾處目標，於是發瘋似地掃射，激烈的戰鬥就

展開了。

原來女隊長田淑英一早就得到敵人進山掃蕩的情報，一面就發動老鄉們撤進深山；一面在敵人必經的要路上埋伏下火力，像狩獵似的給敵人安下陷阱。果然在嶺上發現敵人通過，於是迎頭攔住痛擊。敵人被困在火網裏，就是插翅也飛不走！

田淑英急於要解決敵人，她掙着盒子槍，帶了一身手榴彈，從工事裏出來，冒着火花一步步摸出樹林，藏在草叢裏，露出一雙眼，在黑暗中搜索敵人。

她發現一夥敵人向林內猛烈開火，心想：『咱先解決他們吧！』又爬着滾着過去，離開敵人三十幾步，瞧得準，一連擡出三顆手榴彈，幾聲爆炸，敵人的火力一下子被消滅了。

鬼子的槍聲從密轉到稀，漸漸停止了。田淑英正退回林內，聽得不遠的地方，機槍打成一條聲。她放亮眼光看了看：一個鬼子爬在那裏打得真狠，她想：『咱就毀了它吧！』又撲着過去，走得近，看得清，那鬼子的一挺輕機槍打得樹葉子亂飛。她摸出手榴彈，想炸了它，覺得很可惜，就決定留着瞭上用了。

她在草裏爬得噁噁響，幸虧叫槍聲掩住沒有給鬼子發覺。忽地從林內飛出『嘶嘶』地幾聲，她立刻感到左胳膊一陣麻，摸了摸沾了一手濕淋淋的，跟着隱隱有些痛，暗說：『牙齒咬舌頭，倒教自己人打着啦！』咬咬牙，忘了痛。悄悄爬到那鬼子的背後，掏出槍；那鬼子正埋着頭狂掃，沒料到背後喃喃兩響，倒着身腦壳開了花。她連跳帶撲

地奪過機槍，掉轉槍口，朝着路上一堆堆的黑影，忽緊忽慢地掃射；一會兒，鬼子們都沒有動靜了。

一直打到星星隱沒，天色漸漸發白；槍聲才完全沉寂，地面上顯出不少橫七豎八的敵僞屍首。有的還傷在那裏呻吟轉動；能跑的都給跑掉了。田淑英站起身微微笑了下，暗說：「自找死路！都餓野狗吧！」一面向林裏打了幾個唿哨，嚷着：「同志們，都出來吧，別藏着啦！」一會兒，四面林裏忽然唏哩嘩啦地咕噪起來，一條粗嗓子喊着：「嗨！別裝小腳啦，隊長在下面呢，快瞧瞧去！」一夥穿着雜七雜八衣服的戰士，抗着各色各樣的武器，嘻嘻哈哈地從樹林裏面出現了。

突擊小組長張海牛，是個長條大漢；一眼瞧見田淑英身邊的輕機槍，眉眼都笑花了。把槍托上手，這裏瞧瞧，那裏瞅瞅，說：「好傢伙！咱做夢也想奪他媽的一挺呢！」說着，忽然看見田淑英的胳膊淌着血，嚷着：「隊長，瞧妳的膀子！」田淑英漫不在意地扯了一塊屍首身上的衣服，把傷口紮住；瞧着那挺機槍說：「張同志，這挺槍就留在你的組裏使吧！」張海牛張開嘴樂得像個彌陀佛。

這會兒，戰士們像跑進軍械庫，瞧着滿地零亂的三八式東洋槍、水壺、子彈盒子，都嚷着：「檢好槍！檢好槍！這回發洋財啦！」田淑英見大家丟了爛槍忙着檢好的，就說：「別那麼瞧不起壞傢伙！一把爛刺刀也能殺敵人，壞的好的都得留着。」戰士喬九掛滿一身水壺子彈盒，叮叮噹噹像個賣雜貨的。嘻嘻地說：「大夥兒瞧！咱這一身該有

個百來斤吧！」田淑英笑說：「敵人給咱們送裝備，別辜負好意；該留心檢，別留下一顆子彈！」大家細細地檢了槍、彈，還剝了鬼子衣；抗的、馱的、拍的，都收拾着走了，留下滿地敵人的屍首和血跡。

走沒幾步，大家看見路邊倒着一頭大馬，身上佈滿槍眼；旁邊橫着一具屍首，捧着倭刀，唇上有一撮小鬍子；張海牛抗着機槍，瞅了一眼，笑說：「躺著倒挺舒服，家裏的老婆得招魂守寡哩！」喬九傻裏傻氣的上去朝屍首狠狠地踢了幾腳，叫着：「嗨，瞧你腦門開了花，還吮着牙裝狠麼！」一句話引得大家發笑了。

喬九使勁把死屍踢了個翻身，瞧瞧那雙大皮鞋，又瞧瞧自己伸出腳趾兒的破鞋，說：「嘿，腳寸兒倒挺合式！」正待彎身去脫屍首的皮靴，猛見深草裏一動，吃驚不小，趕上去瞧瞧；一個偽軍鑽出頭來，轉身就跑。喬九全身撲過去，偽軍回手打了一槍，幸好子彈飛個偏，給喬九衝上去迎路膊抱住了。大家擁上繳了偽軍的手槍，正臉一看，却是個大麻子。

田淑英問那麻子說：「你在漢奸軍隊幹啥的？」那麻子腳跟靠緊，立正站着說：「反正是吃糧當兵，別問啦，咱就跟你們抗大槍吧！」張海牛冷笑說：「你們吃慣玩慣，咱們小籠子蒸不熟你這個大饅頭，別順着風兒倒吧！」田淑英想改造他，問：「你幹過幾年偽軍啦？」那麻子偏着臉，說入伍不到三個月；原來是莊稼人，活不下才幹偽軍的。田淑英瞧他一副老兵油子的神氣，拿話教訓了他一頓，說：「咱們是中國人，可不

僅給鬼子調弄；啥都能幹，祇有漢奸幹不得！你該把良心擺擺正，別再造孽啦！」那麻子聲聲惡着，嘴裏的「是」一連串流出來。

田淑英放他走，望着他的背影慢吞吞地走遠，一拐彎，他就放腰拚命地跑了。田淑英瞧他樣兒不對路，忽地省悟，際着脚說：「咱給麻子哄苦了，鎮上的偽軍連長不是叫魯麻子嗎？瞧他神氣真有些兒像。」擁護小組長楊老大說：「咱腿快，追他回來！」田淑英笑說：「算了吧！給他這次教育，讓他去醒醒頭腦吧！」大家於是有說有笑的下丁嶺口。

離桑賢村不遠，田淑英叫張海牛備置噲位，派出警戒；她領着七八位同志翻進大山，去擁護老鄉們回家。

一路上她的胳膊痛得不能動，冷汗從額上滲出來。大家勸她歇會兒再走；她忍着痛說：「咱們早到一步，使老鄉們好早些安心！一些兒痛，咬咬牙就能忍住。」大家都給她偉大的精神感動了。

二 血海冤仇

村上，大半的房屋被鬼子燒成了廢墟。老鄉們疏散回來見沒有了家，眼淚巴腮的說不出心裏的仇恨！年青小夥子望着殘留的烟火，跳着脚，憤憤地說：「燒吧！燒吧！咱們祇要留得一口氣，就有燒不盡的房子！」

田淑英在廢墟上巡了一圈，臉色陰沉沉的，兩眼充滿怒意。又見到大夥的苦臉，心裏更難受！她招呼着老鄉們說：「大家忍着點！咱們動手搭窩棚吧，安了大小再說；慢慢再跟鬼子漢奸們算清這筆血債吧！」老鄉們抹乾眼淚，分頭幹事去了。

田淑英又發動戰士們給老鄉們幫忙搭窩棚；她自己也帶着傷給婦女們搬東搬西的。大家過意不去，不讓她動手。她笑着說：「你們忙得翻天落地的，救咱孤零零的閒着，怎麼能安心！」一位老爺爺說：「隊長，別說妳當了隊長，就是跟大夥一樣，瞧妳掛了彩，也不能讓妳操勞呀！」一位婦女說：「不行！打了一夜仗，你眼皮還沒有閉一下，熬壞了身體，大夥兒都有罪呢！」大家七嘴八舌的說她，才把她勸着走了。

大家見她走了，說：「田隊長真行！忙着打鬼子；還忙着照顧咱們。」一個大娘嘆了一聲，說：「她究竟是窮人出身，懂得窮人的苦處，像咱們大夥的親人一樣！」大家提起田淑英早年的境況，臉色都是陰慘慘的：原來她的家境，窮得連老鼠也養不活！一家人有一頓沒一頓的過日子。

田淑英的娘就這麼半飢半餓的憂愁死了；她的爹田永和給于家鎮的地主陸禹卿家裏做長工，做牛做馬的祇能養活自己一口子。田永和本來有着五畝地，一家人苦度度，還能對付日子；在日本鬼子打來的那年，給炮火嚇得成病，向陸禹卿借了二十塊高利錢使用；不料利上滾利越滾越大，以後也就還不起這筆春天裏的大水債了。

陸禹卿怕本利落空，使個威風把田家的五畝地往自己名下併；田永和就斷絕了活

路。他苦求軟說，才投在陸家做長工，賣馬不離槽，還種着自己的五畝地；可是年年收的莊稼，一顆一粒也不是自己的了。

這時，田淑英已經二十多歲，學鋤草、學掌犁，氣力頂個男子。她在村上給人家有活做活；沒有田裏的活，就給人家縫紉洗洗，還掙了錢照顧她的爹。

村上的徐老爺見她勤快，樣兒又長得好，就攬人給自己的兒子說成親事。他的兒子小龍大淑英三歲，長得挺結實。小兩口子結了婚，感情挺好。徐老爺有個好媳婦，心裏很滿足。

第二年，淑英的爹給陸家拚命做活，身體頂不住，吐幾口血病死了。陸禹卿心腸毒，棺材也沒有給一口，教人拿草包捲了，抬到荒地裏埋了完事。田淑英得到消息，氣得臉色發青，跟小龍說：「陸家那東西，把咱爹折磨死了，信兒也不給一個，就下了土！」她哭了一晚，眼流沒有乾過。就約了小龍到陸家去算老爹的工錢；陸家賬房攤開簿子說：「瞧，一病半個月，死鬼服的藥，都是賬上付的，工錢一個不留了！」田淑英是個不怕硬的，熬煎熬煎出來的倔強脾氣。指着賬房說：「你們真狠呀！殺人不眨眼，吃人不吐骨；吞了咱家五畝地，害得咱爹累到死！這回又想吞咱爹的工錢了；咱爹死了睡不上你家一塊板，還吃得上你們的長生藥嗎！好歹把工錢算出來！」陸禹卿在一邊突出眼珠，哼哧地冷笑；小龍幫淑英說了幾句，陸禹卿一拍桌子，指着他們大聲喝著：「尖嘴利舌像鏟子，居然敢到陸家來意圖訛詐，都給我擡出去！」一聲呼喊，叫出

幾個壓着眉毛的狗腿子，橫拖倒拽的把淑英和小龍推出大門；小龍還被揍了幾拳。這口氣埋在他們的心口，翻翻騰騰實在不好受。

第二年，陸禹卿當了于家鎮的偽鎮長。他本來就橫，這下靠着鬼子的勢力，身上就像長着釘頭刺兒，隨便欺人；就是他的衣角也會擦倒人。成天穿着一身綢衫紗馬褂，肥瘡似的一滾一滾地進出鬼子隊部，威風實在不小。

地頭蛇長了翅膀，地方更被害得苦了。徐小龍和淑英怕陸禹卿來尋事，夢裏也擔着心思。果然，這年秋天地裏正忙着收割，陸禹卿帶了幾十個偽軍，坐着轎子到集賢村催收租子來了。徐老爹爲了欠着六升穀子，家裏被陸禹卿賊人搞得稀爛，還說：『等你兒子回來，咱有話交待他幾句！』徐老爹被偽軍推了一跤，跌在地上半天爬不起。

將晚的時候，小龍跟淑英從地裏回來，見碎碗破鍋零亂滿地，老爹躺在炕上呻吟，小龍問爹說：『誰來搞成這個樣兒呀？爹！』徐老爹氣得喉嚨顫湧着痰，半天才說：『誰來啦！還不是姓陸的那傢伙來啦！瞧樣子倒不是爲了欠的六升穀子，像是存心尋事來的。』小龍嚇得手腳直哆嗦，支支吾吾應不出聲來。淑英橫了他一眼，坐上炕跟徐老爹說：『爹，古話說得好，殺和尚燒廟宇，存心跟佛爺作對！咱們窮人本來就是他們腳底下的螞蟥，輕重隨便糟蹋！咱們以後躲着一些就是了。爹也別難受！』徐老爹聽說，嘆了一口氣，翻轉身自顧自睡了。

晚上，淑英收拾好了屋子，拖小龍到門外，說：『下去你看能活嗎？』小龍繃緊眉

頭說：『不活怎麼辦？』淑英說：『咱跟你說明了吧！以後事兒多啦！咱們得罪了姓陸的那漢奸，他拿鈍刀鋸咱們；攤派派款，還抓壯丁，看樣子不能不掠下這破家走了！』小龍聽得怔住；田淑英心裏早準備着有這一天；她老早聽說共產黨在隣縣建立了政權，有許多受苦難的人民投奔過去。早想跟小龍走這條路，可是說不出口；這回實在忍不了，就把志願跟小龍說明。小龍留戀着自己的幾畝地；又捨不得離開爹，半天應不出聲。淑英急了，埋怨着說：『你這人真是，半天擠不出個響屁來！走不走也該有句話！』小龍說：『爹怎麼安排呢？』淑英說：『一塊兒走吧！』小龍想想在敵偽區裏沒有好日子活，於是答應了。

他們進屋來對徐老爹，把投奔解放區去的意思才說出口，徐老爹就光了火，大聲說：『咱們有家有戶，倒要攆着鍋子出門要飯去，誰曉得那邊是個什麼樣子！』小龍見爹不肯走，他也就把走的心放冷了，淑英心裏老是嘆氣。

一天晚上，忽然從鎮上跑來好些小夥子，說鬼子勾結漢奸亂抓壯丁，要成立漢奸軍隊。徐老爹這才發了急，他跟人家說：『咱們中國人怎麼能給敵人抗槍炮呀！』第二天風聲來得更緊，鬼子半夜三更闖人家，年輕人給綁走的不少。田淑英趁機來跟徐老爹說：『爹，咱們走吧！龍頭戴上嘴，可就飛不了啦！小龍能給鬼子抗槍，纏纏自己人嗎？』徐老爹這時也清醒了，說：『咱老了，就剩下一把骨頭，說不定那天進土；你們年輕，趕緊收拾着走吧！』這天快黑的時候，他送着兒子和媳婦出村，眼淚汪汪地說：『路上

小心，到那邊就來信！」小龍和淑英也是翻過，忍着，忍着，擦乾了眼淚，喊聲「爹」走了。

他們到了解放區，給徐老爹來過一封信：徐小龍已經加入八路軍；淑英在婦女工作隊學習。這年陸禹卿幾次派了漢奸腿子來村裏抓壯丁；以後又親自來過，他逼着徐老爹交出小龍。徐老爹見小兩口子早已走遠，膽子也壯了，挺擰着陸禹卿說：「你應該放明白些，咱不能救兒子跟你一樣當漢奸！要人嗎，咱老頭子跟你走！」他的話還掛在口上，陸禹卿獸性發作，拳頭腳尖一齊下，徐老爹就活活被打死！

村上的老鄉們談起這些悲慘的舊事，誰的心裏都隱隱作痛。現在看見徐老爹的媳婦田淑英當了遊擊隊長，一次次把鬼子打得落花流水，像雲開見天，心裏好快活！幾年來，就是沒見小龍回過家；上個月裏方來了信，說已經當了八路的連長了，村上都高興地說：「一根藤上長的兩個苦瓜，也有甜的日子。」

這天，老鄉們織草的織草，編葦的編葦，架屋的架屋；到晚上就把窩棚搭起來了。有的拿高粱桿編成壁，塗上黃泥也成了泥牆；田淑英周圍去望望，心裏好樂，對大家說：「瞧，咱們不是又有家了嗎！等抗日勝利了，大家再建瓦房子，把一家人安頓得舒服些！」老鄉們露着牙笑，想到將來美好的日子，心裏都是甜絲絲的。

次日上級得到集賢村被鬼子縱火的情況報告，就派了一位同志來向老鄉們慰問；還帶了醫務同志給田淑英治傷。老鄉們得到上級的關懷，大家熱烈地表示感謝！說：「咱